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

元鎮資料彙編

下冊

(清及現代、域外)

楊軍 周相錄 主編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

元鎮資料彙編

YUANZHEN ZILIAO HUIBIAN

下冊（清及現代、域外）

楊 軍 周相錄 主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元稹资料汇编：全2册 / 杨军，周相录主编.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9
ISBN 978-7-04-040166-0

I. ①元… II. ①杨… ②周… III. ①元稹 (779~831) - 人物研究 ②元稹 (779~831)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62211号

策劃編輯 孫璐	責任編輯 孫璐	封面設計 王 維	版式設計 王 瑩
責任校對 劉春萍	責任印制 朱學忠		

出版發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德外大街4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廠
開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本冊印張 21.75
總 印 張 41.75
本冊字數 330 千字
購書熱線 010-58581118

諮詢電話 400-810-0598
網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網上訂購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總 定 價 148.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等質量問題，請到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系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物 料 號 40166-001

目 錄

下 冊

清及現代 / 301

- 錢謙益 / 301 魏憲 / 305 徐崧 / 305 孫承澤 / 305 張岱 / 306 馮班 / 306
朱鶴齡 / 308 程先貞 / 308 黃宗羲 / 309 吳景旭 / 309 沈雄 / 312 徐增 / 312
周亮工 / 312 李煥章 / 313 歸莊 / 313 顧炎武 / 315 魏裔介 / 316 方孝標 / 317
葉方藹 / 317 尤侗 / 318 施閏章 / 318 宋徵輿 / 318 王夫之 / 318 周容 / 323
何昶 / 323 顧景星 / 324 毛先舒 / 325 田甘霖 / 326 葉方藹 / 327 計東 / 327
徐倬 / 328 黃生 / 328 徐昂發 / 328 葉矯然 / 328 宋徵璧 / 329 賀貽孫 / 329
陳僖 / 331 張潛 / 331 宋長白 / 332 毛奇齡 / 334 蔣超 / 339 王士禛 / 339
嚴熊 / 340 葉燮 / 341 朱彝尊 / 341 錢曾 / 342 屈大均 / 342 靳輔 / 343
徐簡 / 343 宋犖 / 343 王士禛 / 343 田雯 / 347 徐鉉 / 347 高士奇 / 347
卞永譽 / 348 查慎行 / 349 王煥 / 349 陳元龍 / 350 朱昆田 / 350 納蘭性德 / 350
汪森 / 350 朱芾煌 / 351 張大復 / 351 延君壽 / 351 沈自南 / 351 玄燁 (康熙) / 352
徐駿 / 352 陳啓源 / 353 劉淇 / 353 褚人穫 / 354 倪濤 / 354 閻若璩 / 354
王嗣槐 / 355 吳璥 / 355 賀裳 / 355 方以智 / 358 金聖歎 / 361 何焯 / 363
趙執信 / 364 陸奎勛 / 364 伍涵芬 / 364 田同之 / 365 王之績 / 365 龔煒 / 366
范大士 / 366 胡以梅 / 366 沈天寶 / 372 朱軾 / 373 黃之雋 / 373 杜詔 / 373
魏廷珍 / 373 陳景雲 / 374 錢良擇 / 374 毛張健 / 375 宋邦綏 / 376 沈德潛 / 382
顧貽祿 / 384 吳烜 / 384 周京 / 384 程夢星 / 385 王應奎 / 386 彭維新 / 386

- 屈復/387 杭世駿/387 方世舉/388 揆敘/389 藍鼎元/389 薛雪/389
 李重華/390 蔡世遠/390 陳梓/391 張尚瑗/391 錢陳羣/391 黃子雲/393
 覺羅石麟/393 王堯衢/394 章楹/395 吳喬/396 孫元衡/397 徐文靖/398
 保培基/399 顧瑩/400 趙希璜/400 葉葆/400 胡文英/401 曹庭棟/401
 張漢/402 翟灝/402 喬億/403 弘晝/405 王元啓/405 鄭虎文/405 劉墉/406
 彭元瑞/407 劉秉恬/408 冒春榮/409 汪師韓/409 宋宗元/410 章燮/410
 秦朝鈺/411 盧文弨/411 盛百二/412 李因培/412 阮葵生/413 湯大奎/414
 弘曆(乾隆)/414 牟澍/428 于在衡/429 紀昀/429 孫淇/432 胡鳴玉/433
 顧龍振/433 浦銑/434 劉文蔚/434 孫濤/434 李鎡/435 臧岳/436 徐文弼/436
 尹嘉銓/438 張埴/439 袁枚/439 查禮/441 程晉芳/442 王昶/444
 周廣業/445 梁學昌/445 錢大昕/445 趙翼/447 王初桐/450 畢沅/450
 王文治/451 姚鼐/451 李調元/451 段玉裁/453 謝啓昆/454 沈叔埏/454
 孫志祖/454 洪亮吉/455 永理/456 凌廷堪/456 翁方綱/457 吳騫/458
 沈可培/459 管世銘/459 錢維喬/460 于學謐/460 黃鉞/460 莊述祖/460
 趙紹祖/461 法式善/461 吳師機/461 王芑孫/462 郝懿行/463 陳鴻墀/463
 錢泳/463 舒夢蘭/464 牟願相/464 凌揚藻/464 焦循/465 李富孫/466
 舒位/466 郭麐/466 周中孚/467 瞿中溶/467 陳壽祺/468 陳文述/468
 朱景英/469 朱黼/469 樂鈞/469 馬星翼/470 沈濤/470 梁章鉅/471
 鄧廷楨/471 宋翔鳳/472 張澍/472 黃本驥/473 阮亨/474 潘德輿/474
 陳僅/476 趙彥傳/477 何日愈/478 王棠/478 胡本淵/478 黃培芳/479
 顧春/479 黃恩彤/480 鄭獻甫/481 林昌彝/482 寶鋆/482 徐鼐/482
 徐時棟/483 蔣超伯/485 勞格/485 吳山/486 孫樞/486 許印芳/486
 何忭/487 施補華/487 陳世熔/487 宋育仁/488 王寶書/488 黃叔燦/488
 陳偉勛/490 楊際昌/491 余成教/491 王壽昌/492 瞿鏞/493 李星沅/494
 羅汝懷/496 馮桂芬/496 劉熙載/497 鄭光祖/497 羅惇衍/497 吳光耀/497
 俞樾/498 平步青/499 章邦元/500 李慈銘/500 王闓運/500 薛福成/502
 陸奎/502 蔣坦/502 寶廷/502 潘衍桐/503 朱庭珍/503 金武祥/504
 楊掌生/504 譚宗浚/505 樊增祥/505 吳仰賢/505 鄒弢/506 吳大受/506
 胡文炳/508 吳裕垂/509 何一碧/509 楊以貞/509 闕名/509 佚名/510

嵇璜/510 方東樹/510 李希聖/511 俞正燮/511 陳沆/511 姚燮/512
 葉紹本/512 丁丙/512 福格/513 張文虎/513 陳康祺/513 張佩綸/514
 黃遵憲/514 施山/514 穆彰阿/514 熊兆麟/515 韓泰華/515 夏荃/515
 馬星翼/516 彭蠡/517 彭昕/517 丁儀/518 蔡鈞/518 黃漢/519 費有容/519
 沈曾植/520 沈瑜慶/521 吳慶坻/523 沈家本/524 繆荃孫/525 樊增祥/526
 沈其光/526 陳衍/526 文廷式/527 姚永樸/527 王禮培/527 葛嗣滂/528
 徐珂/528 章太炎/529 王文濡/529 袁嘉穀/530 傅增湘/530 黃節/532
 由雲龍/534 劉咸炘/534 楊鍾羲/535 周葆思/535 張元濟/536 錢振鐸/537
 王國維/538 胡樸安/538 徐英/539 潘德衡/540 俞陛雲/541 魯迅/542
 林語堂/542 顧懷三/543 錢鍾書/544 劉成禺/549 呂光錫/550

域外 / 551

尹春年/551 李晔光/551 李德懋/551 藤原基經/552 菅原道真/552
 高階積善/552 關師煉/552 林鶯峰/553 荻生徂徠/553 竺顯常大典/553
 尾藤二洲/554 大湊詩仏/554 岡本黃石/554 森春濤/555 清逸橫山卷舒公/555
 橋本蓉塘/555 李門祐相/555 森槐南/556

附錄 / 557

附錄一 引用書目/557
 附錄二 研究書目/583

索引 / 611

索引一 人名索引/611
 索引二 書名索引/624

後記 / 637

清及現代

錢謙益

【元氏長慶集跋】微之集，舊得楊君謙鈔本，行間多空字。後得宋刻本，吳中張子昭所藏。始知楊氏鈔本，空字皆宋本歲久漫滅處，君謙仍其舊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獨於其空闕字樣，皆妄以己意揣摩填補。如首行“山中思歸樂”，原空二字，妄增云“我作思歸樂”，文義違背，殊不可通。此本流傳日廣，後人雖患其偽，而無從是正，良可慨也。亂後，余在燕都，於南城廢殿得元集殘本，向所闕誤，一一完好。暇日援筆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體。微之之集殘缺四百餘年，而一旦復完，寶玉大弓，其猶有歸魯之徵乎？著雍困敦之歲，皋月廿七日，東吳蒙叟識於臨頓里之寓舍。（楊循吉影宋抄本《元氏長慶集》）

【仿元微之何處生春早二十首】

何處生春早，春生美目中。凝愁成綠水，流笑與光風。微眄防眉覺，曾波托鏡通。不堪朱碧思，含睇向芳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巧笑中。開顏鶯睨睨，失喜柳惺惺。蕙葉分多碧，桃花破小紅。如皋君肯御，翳雉候薰風。

何處生春早，春生眉黛中。笑能舒柳簇，顰欲瑣蘭叢。秀色描偏淺，愁痕掃不空。劇憐妝鏡畔，便面又東風。

何處生春早，春生鬢髮中。柳眠全約略，花妥半鬢鬢。髻重和雲櫛，梳輕向攏。更衣恩寵在，搔首恨飛蓬。

何處生春早，春生靨輔中。含嬌頻送態，薄怒乍舒紅。膩理停蘭澤，流光轉蕙風。施朱與著粉，評泊任牆東。

何處生春早，春生好口中。含桃欺齒白，編貝逗唇紅。房露清歌引，幽蘭絮語通。晝長頻咳嚏，錯莫喚雕龍。

何處生春早，春生皓腕中。含情向機杼，抱影守去聲房櫳。峭倩寒蔥削，溫柔稚笋籠。自憐工織素，纖指訴流風。

何處生春早，春生素足中。烏交曾滅燭，屣跼不禁風。草惹裙腰綠，蓮移屐齒紅。刀頭嗟未見，新月似鞋弓。

何處生春早，春生睡起中。蘭心方的的，柳眼正濛濛。魂弱渾難定，身蘇旋欲融。不如還昵枕，殘夢在房櫳。

何處生春早，春生新浴中。煙凝腰柳碧，雨注靨桃紅。脂澤流香暖，鉛華澣水融。竊窺猶未得，況復與君同。

何處生春早，春生翠袖中。憑闌寒食雨，却扇杏花風。掩抑紫飛絮，低迴數落紅。遠山看未足，延佇畫廊東。

何處生春早，春生羅帶中。輕塵看出水，促步想當風。錯互桂櫻飾，禁持裙服紅。薄裝誰解得，雜珮正叢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窮袴中。明燈如護惜，閨夢記惺惚。密意縈多帶，驚魂托守宮。殷勤問啼鳥，花信幾枝紅。

何處生春早，春生錦被中。芳香留半臂，蘭露泛熏籠。一夜穠花發，五更啼鳥空。生憎唐畫史，只為獨眠工。

何處生春早，春生寶鏡中。黛眉分鬬翠，花靨互呈紅。照罷愁相妒，妝成訝許同。巡檐聽鵲喜，雲鬢欲新攏。

何處生春早，春生角枕中。梢頭花簇簇，拂鬢錦叢叢。面澤承權裏，唇脂並口融。可如郎臂好，轉側任西東。

何處生春早，春生刺繡中。停鍼花並發，紉綫鳥相蒙。密樹鋪重碧，斜陽綠斷紅。流黃慚久晦，刀尺為誰工。

何處生春早，春生簾幕中。參差依蠟燭，幕歷張輕風。燕子能嗔妾，楊花會惱公。衫前復扇後，閑殺畫橋東。

何處生春早，春生小院中。梨花能駐月，蕙草欲沈風。拂水臨妝鏡，香山薄

綺櫳。不愁桃杏盡，階藥又翻紅。

何處生春早，春生畫舫中。花迎千嶂碧，柳罨小橋紅。溪女憐新霽，菱歌愛晚風。西施舊明月，偏照五湖東。（《牧齋初學集》卷一三）

【蟲詩十二章讀嘉禾譚梁生《雕蟲賦》而作並序】 禾髯進士譚埽著《蟲賦》三十七篇，援據古今，極命物理，自稱原本於《莊子》蟲天之道，及其遠祖景昇《化書》。而吾竊窺其指意，蓋亦荀卿子請陳侑詩之意，有托而云者也。元微之司馬通州，賦《七蟲詩》二十一章，其自序以為備瑣細之形狀，而盡藥石之所宜，庶亦叔敖之意。傳稱禹鑄九鼎，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仁人君子之用心，古今一也。余讀禾髯之賦，愴然嘆息，作《蟲詩》十二章以詒之。微之固云：蛇之毒百，蟲之輩亦百。而賦止於七蟲。禾髯之賦蟲，亦以百計，而余詩止於十二蟲。余之意即微之之意，亦即禾髯之意也夫。癸未三月十六日。（《牧齋初學集》卷二〇下）

《舊書》本傳，甫遊衡山，寓居耒陽，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元稹《墓誌》：“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公卒於耒陽，殯於岳陽，史、志皆可考據。自呂汲公《詩譜》不明旅殯之義，以謂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於是王得臣、魯訔、黃鶴之徒，紛紛聚訟，謂子美未嘗卒於耒陽，又牽引《回櫂》等詩，以為是夏還襄、漢之證。案史，崔寧殺郭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此大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歲暮之岳陽，明年之潭州，此於詩可考也。大曆五年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史云：泝沿湘流、衡山，寓居耒陽以卒。《明皇雜錄》亦與史合，安得反據《詩譜》而疑之？其所引《登舟》《歸秦》諸詩，皆四年秋冬潭州詩也，斷不在耒陽之後。《回櫂》詩有“衡岳蒸池”之句，蓋五年夏入衡，苦其炎暵，思回櫂為襄、漢之遊而不果也。此詩在耒陽之前明矣，安可據為北還之證乎？以詩考之，大曆四年，公終歲居潭。而諸譜皆云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熱，復還潭，則又誤認《回櫂》詩為是年作也。作年譜者臆見揣度，遂奮筆而書之，其不可為典要如此。吾斷以史志為正，曰：子美三年下峽，繇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於耒陽，殯於岳陽。其他支離傳會，盡削不載可也。當逆旅顛顛之日，涉旬不食，一飽無時，牛肉白酒，何足以為詬病，而雜然起為公諱？若夫劉斧之《摭遺》小說，韓退之、李元賓之偽詩，三尺童子皆知笑之。而諸人互相駁

正，以為能事，何足道哉！（《牧齋初學集》卷一一〇）

一曰：妄系譜牒。按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元稹《墓志》云：晉當陽侯下十世而生依藝。甫《祭遠祖當陽君文》，稱十三葉孫甫。甫為預之後，未知預四子誰為甫之祖。而舊譜以甫為尹之後，此何據也？唐《舊書·杜易簡傳》：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叔毗下，獲嘉為甫高祖，即硤州之子也。《周書·杜叔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此世系之較然可考者也。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為襄池陽侯洪泰，與乾光為行，洪泰生二子，祖悅、顥，與漸為行。顥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為行。叔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為廉卿，則未知其為易簡之祖歟？審言之祖歟？舊譜以叔毗為顥子，景仲、叔毗并系顥下，紕繆極矣。此不可不正也。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為征南十四代孫。甫有《示從孫濟》詩，斯為合矣。《世系表》濟與位同出景秀下，并征南十四代，而詩稱從弟位，抑又何歟？宋人謂《新唐宰相世系表》承用逐家譜牒，多所繆誤。歐陽公略不筆削，恐未可以表為據也。姑書之以俟博聞者。（《牧齋初學集》卷一一〇）

【和元微之雜憶詩十二首】

春燈試罷早梅開，風景催人次第來。憶得隔牆明月夜，滿身花露立蒼苔。
 黃綾方勝繫紅絲，裏疊相思在此時。憶得玉環初解贈，叮嚀記我耳邊垂。
 愁到無愁恨轉生，侍兒欲喚卻忘名。憶得阿圓來送酒，隔樓聞詠《玉臺》聲。
 粧成忽報櫓聲催，欲別堂前首重迴。憶得徘徊難寄語，向人佯道幾時來。
 雁頭箋杳卻三秋，惆悵佳晨似水流。憶得早寒鬢未整，爐香親送一停眸。
 經年信隔似銀河，一見相看掩翠蛾。憶得門前方問訊，憑欄低語淚痕多。
 相思無地恨偏長，斂衽纖纖拜覺王。憶得證明通姓氏，因緣都仗一爐香。
 全憑雙鯉寫相思，二六時中數寄詞。憶得封緘編甲乙，要予裁報莫參差。
 情魔難遣病魔侵，不謂陽明變厥陰。憶得良醫都未識，凡方何用寫黃芩。
 姊妹行中笑語稀，春懷都被野蜂知。憶得掩關寒食夜，月明人靜兩相疑。
 晚涼天氣麥秋時，手折花枝慰所思。憶得奚奴傳好信，平安欲報幾驚疑。
 香焦金鴨是離情，三月花開百媚城。憶得樓中人乍起，曉鶯殘月半天明。

(《牧齋雜著·苦海集》)

【袁儀制中道】中道字小修……小修又嘗告余：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絕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何知，妄加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擊排，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蓋小修兄弟間師承議論如此，而今之持論者夷公安於竟陵，等而排之，不亦過乎？（《列朝詩集》丁集卷一二）

魏憲

【劉采春浙妓元稹廉問浙東有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之句或曰為好鑒湖春色耳春色謂采春也】不戀鱸魚却戀誰，鑒湖春色是耶非。風流更有香山子，曾否同賡采采詩。（《枕江堂集》卷一七）

徐崧

【西樓】在子城西門上，後更名觀風樓。《續圖經》云：元微之《寄白樂天》詩云：弄潮船更曾觀否？望市樓還有會無。注云：望市樓，蘇之勝地。今觀風樓為近市，疑即是此。（《百城煙水》卷一）

孫承澤

【限田】崇禎庚辰，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田，一品官田十頃，屋百間；二品官田九頃，屋九十間。以是為差，逾限者房屋入官，變價充餉；田地入官為公田。有旨下部議，禮部侍郎蔣德璟出，揭駁之，謂限田起於井田，三代時有井田，故田可限也。自秦而後，經界廢矣。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李翱、元稹、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為抑富扶弱之圖。然皆不見用，惟漢王莽、宋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似道至首捐己田萬畝為倡，其法益峻，其禍益酷。由此思之，法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勢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創之初，戶田稀少，土地荒曠，田尚可限，故唐太宗嘗行之，而未幾亦廢。洪武初，北方府縣近城荒地，召人開墾，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仍

免雜泛差徭。又令北平、山、陝及江北等處，民間田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給以牛、種、田器，不惟不限，且恐其不能田。大哉神謨！卓冠千古。惟令履畝丈量，為魚鱗圖冊，而嚴詭寄投充之禁，則雖不言限田，而限田之法亦行其中矣。胡公世寧言立國者，不於平定之初，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安懷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均也。其說是矣。然平定之初，即欲計畝授田，如三代制，而不封建，不井田，總不能久，況中葉之後乎？鄧徵君、元錫謂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兼并，謗讟朋興，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必寄於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畧，貧弱抑勒，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故王莽、王安石、賈似道行之，而亂皆生，今復古之過也。今欲足兵食，莫如務農。欲務農，莫如貴粟。惟在遵守國初重農諸款行之，如北平、山、陝、河南、江北諸處，聽民盡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植桑棗，修治農田水利，令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桑棗為殿最。如此，庶民勸於耕，而粟有三年、六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救時之急務乎？（《春明夢餘錄》卷三六）

張岱

顏延年、謝元暉始唱和，元微之、李白始唱和次韻，顏魯公始押韻。（《夜航船》卷八）

馮班

【古今樂府論】 杜子美作新題樂府，此是樂府之變。蓋漢人歌謠，後樂工采以入樂府，其詞多歌當時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是也。子美自詠唐時事，以俟采詩者，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后，此體紛紛而作。總而言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為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並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鈍吟雜錄》）

【論樂府與錢頤仲】 大略歌詩分界，疑在漢、魏之間。伶倫所奏，謂之樂府；文人所製，不妨有不合樂之詩。樂之所用，在郊廟宴享諸大體，或有民間私

造，用之宴飲者。唐之五七言律長短句，以及今之南北詞，皆樂也，其體亦何常之有？樂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後人賦《橫吹》諸題，及用古題而自出新意，或直賦題事，及杜甫、元白新樂府是也。（《鈍吟雜錄》）

【論歌行與葉祖德】迨及唐初，盧駱王楊大篇詩賦，其文視陳、隋有加矣。迨於天寶，其體漸變。然王摩詰諸作，或通篇麗偶，猶古體也。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於《離騷》，雜以魏三祖樂府，近法鮑明遠，梁陳流麗，亦時時間出，譎辭雲構，奇文鬱起，後世作者，無以加矣。歌行變格，自此定也。子美獨構新格，自製題目，元白輩祖述之，後人遂為新例，陳隋初唐諸家，漸漸滅矣。今之歌行，凡有四例：詠古題，一也；自造新題，二也；賦一物，詠一事，三也；用古題而別出新意，四也。太白、子美二家之外，後人蔑以加矣。（《鈍吟雜錄》）

【正俗】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截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豈可以為例也？杜子美創為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為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鈍吟雜錄》）^①

古人文章，自有阡陌。《禮》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不以為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箴祝贊繇詞，殆失之矣。《元微之集》云：“詩之流為賦、頌、銘、贊，大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可矣。”銘、贊、箴、誄、祝、誠，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不云是詩。詩人已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人以來，亦與詩畫界，此又後人所分也。（《鈍吟雜錄》卷三）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鈍吟雜錄》卷三）

奪胎接骨山谷語，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齋稱王荊公《菊花》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少意味。今本集作‘可憐蜂蝶飄零後’與《冷齋夜話》不同，始見閑人把一枝。”以為勝鄭都官《十日菊》，謬也。荊公詩多滲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閑人”二字牽湊凋零貼不得花，但荊公亦本鍾士李《菊花賦》：“百卉凋瘁，芳菊始榮”之語。“一枝”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

① 馮班《鈍吟雜錄》，何焯評，叢書集成本（與《清詩話》本繁簡不同，故存其異者）。

愁”也，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樂天深服此詩，語意俱足。鄭詩亦混成，非荆公所及。（《鈍吟雜錄》卷四）

【元和體】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曆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為“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韋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白諸公，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指名何人為宗師，參學之功少也。（《鈍吟雜錄》卷五）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元相時有學太白處。（《鈍吟雜錄》卷七）

【效元微之春詞二首】

一隻黃鸝萬樹花，粉牆回處是東家。馬蹄爭踏門前路，偏認蕭郎白鼻騮。

曲池煙重碧濛濛，柳拂紗窗日影紅。驚起嬌鶯啼未足，帶聲飛入亂花中。

（《鈍吟集》卷下）

朱鶴齡

【閑情集序代】元白艷體，聯珠綴玉，先後一揆，乃杜牧之獨以勸淫導媒重相詆諆，何歟？即牧之所自作，語多絕艷，所謂勸淫導媒者，毋乃躬自蹈之歟？（《愚庵小集》卷八）

元稹云：“太戊武丁，雖有中宗高宗之名，特子孫加之懿號，非不祧之說。”又考其世次，高宗迄殷亡，僅八君，祖甲庚丁，又弟及紂，乃高宗七世孫。紂之時，高宗尚在，三昭三穆中未應祧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為立於帝乙之時，是並數二及為世，其疏甚矣。長發辨之最悉。（《詩經通義》卷一二）

程先貞

【放言戲仿元白】

衫履參差兩鬢霜，酒杯詩卷送郎當。頗嗤阮籍悲岐路，且放陳登臥上床。奴

手清新摩足滑，妃唇紅軟傍頤香。何須死後留餘恨，浪說當時聖與狂。

曩來恩怨蕩然平，席帽團團蓋一錫。修月不勞談往事，結煙未許問前生。清魂化蝶春方喜，左臂為雞夜亦鳴。但苦中山新酒薄，三年早已盡餘醒。

花落花開暑又寒，光陰瞬息去無端。窗蜂鑽紙聲猶苦，坎黽奔泥意已歡。相國金甌機府重，將軍鐵甲戰場寬。二豪侍側吾誰與？欲到壺公市裏看。

萬事銷除只醉眠，豈其佛氏豈其仙。東來白馬馱三藏，西去青牛著五千。何有一空參色色，并無眾妙得元元。窮經少勝儒生腐，朝講之乎暮矣焉。（《海右陳人集》卷下）

黃宗羲

然婦無志，即附見夫志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二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志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志元微之，穆員之志鄭叔則，皆用此例。（《金石要例》）

【寒邨詩稿序】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為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吳景旭

【廣和】吳旦生曰：“昔人言和之義有三：蓋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晉宋間何劭、張華、二陸、三謝答其來意而已，非若後人為韻所局也。唐不勝載，姑論老杜，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寄嚴武》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嚴則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其往來反覆，不過如是也。惟元白矜尚次韻，至皮陸而盛，若宋黃、蘇輩

唱一賡十，工拙見矣。（《歷代詩話》卷四八）

【輕容】 吳旦生曰：《齊東野語》：“紗之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元豐九域志》云：“越州歲貢輕容紗五匹。”元微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以為衣，有詠輕容詩云：“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而“容”字俗本改為繡，又作“庸”“榕”，皆誤。又《方物考》云：“縣州巴西縣，紗子一匹重二兩，婦人以為暑服。”李長吉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容。”（《歷代詩話》卷五〇）

【一百六】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自注云：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鷄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念奴覓得又連催，時敕宮中許然燭。”吳旦生曰：《容齋四筆》謂寒食為一百五日者，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云。他節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一百五日寒食雨”之類是也。《文獻通考》云：“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大寒食。”《鄴中記》云：“冬至一百五日為介子推冷食，作乾粥食之，即今麥糕也。”趙嘏《寒食》詩：“一百五日家未歸”，崔魯《春日即事》詩：“一百五日又欲來”，據此，則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矣。今微之詞意，謂在清明前、寒食後，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耳。然獨云“一百六”者何？案《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又云：“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者。”余因考之，自後漢周舉定為三日之禁，至唐時盛興之，遂於寒食斷火三日，謂去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或云一百五、或云一百六，其義一也。（《歷代詩話》卷五〇）

【雲騅叱撥】 元微之詩：“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吳旦生曰：《長慶集》此歌自序云：“德宗皇帝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廄。臣稹作歌以記之。”按八馬幸蜀，玄宗事也，其七斃於棧道，雲騅獨存。而德宗幸梁，亦充御馬焉。《國史補》云：“德宗幸梁，馬號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狀。後老死飛龍廄中，貴戚畫為圖。則謂德宗以八馬幸蜀，過矣。”李方舟《博物志》云：“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玉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

曰飛香輦，曰百花輦。後幸蜀，遂以平山、凌雲為識。”（《歷代詩話》卷五〇）

【白樸】元微之詩曰：“白樸流傳用轉新。”吳旦生曰：注言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每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王勉夫嘗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頸、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歷代詩話》卷五〇）

【菖蒲花】元微之《寄贈薛濤》詩：“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吳旦生曰：微之出使西蜀，知營妓薛濤有辭辯，嚴綬遣濤往侍。後登翰林，濤獻松花紙百幅，微之就於所獻紙寄贈一篇。濤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按《本草》，菖蒲無花有實為瑞。故《古詩》：“菖蒲花可憐，聞名未相識”，張籍詩：“深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南史》：“張后方孕，見庭中菖蒲花開，光采非常。后曰：‘嘗聞見蒲花者必貴’，因取吞之，遂生梁武帝。”故李長吉詩：“風采出蕭家，本是菖蒲花。”（《歷代詩話》卷五〇）

【交情】《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吳旦生曰：白傳元相交既深，又善詩，時號元白，江淮間新進小生目為元和詩體。《北夢瑣言》乃謂白集內哭元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白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者，人疑其隙終也。余謂不然。按元寫白詩於閩州西寺，白寫元詩百篇合為屏風。又元守浙東，白守蘇臺，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筒，其詩有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又元上令狐楚書云：“某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又白序劉禹錫詩云：“予與元微之唱和頗多，嘗戲言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性情，播揚名聲，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又白在洛，元過之，以二詩別，